

文史

說盧亭

盧亭，又稱盧餘、盧亭魚人、盧亭魚人，為傳說中之一種半人半魚之生物，所謂之「盧亭魚人」或「盧亭人」，都是一些外貌與一般人異之人。在香港傳說，指他們身上長有鱗片，而且愛吸雞血，有時會用漁獲與大澳居民換取雞隻，亦有時潛入農家偷雞。早在東晉時就已有關於「盧亭人」的記載，據云，東晉年間，地方民變首領盧循之後，居於香港大嶼山上（大嶼山為今大嶼山和香港島等島嶼的合稱），相傳為蜑家人之始祖，也是一個於香港大嶼及珠海萬山群島一帶出沒之神秘族群。南宋《嶺外代答·外國門下》載：「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亭，善水戰。」可見，所謂「盧亭」，可能為以捕魚為生之蜑家人。

盧循（?-411年），字于先，小名元龍，范陽郡涿縣（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為西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之曾孫。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孫恩以五斗米道起事，起兵三年，兵敗被殺。盧循為孫恩妹夫，繼承孫恩遺志，率領孫恩餘眾，在浙江繼續反抗晉廷，後被劉裕打敗，被迫出海南下逃走。一年後，他帶著軍隊攻陷番禺，自稱南將軍。當時東晉經過數場內亂，無力征討盧循，只好封他為廣州刺史。410年，盧循聽從姐夫徐道覆建議，領兵北伐，結果幾乎全軍覆沒，老巢番禺亦告失守。結果盧循且戰且退，不斷南下，佔領廣東湛江，希望以此為據，攻打交州，即是今日越南的河內市。晉安帝義熙七年（411），於交州治所龍編（今越南河內），為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敗，盧循兵敗自殺（詳見《晉書》〈列傳第七十·盧循傳〉）。據云，盧循餘部散居南方水上，部分逃至今日大嶼山一帶，從此隱姓埋名生活。因為逃到海上，所以，身體逐漸演變成一種半人半魚之生物，牠們能夠長時間游泳，並具有魚類之特徵，被時人稱為「盧亭」。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晉



賊盧循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為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日不死，盡化為魚類也。」

清《廣東新語·鱗語》載：「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而鰓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為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媾，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着衣食五穀，攜之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

清鄧淳《嶺南叢書·諸蠻》載：「大嶼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蜑蠻種類，或傳係晉海盜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似人非人，獸形鵝舌，椎髻裸體。」



▲古代《山海經》亦有人魚的記載。

◀半人半魚的盧亭，相傳是晉代民變首領盧循的後代，是一個於香港大嶼及珠海萬山群島一帶出沒之神秘族群。

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曾乘舟途經大嶼山，因有感作《盧亭詩》云：「老萬山中多盧亭，雌雄一一皆人形。綠毛遍身只留面，半遮下體松皮青。攀船三兩不肯去，投以酒食聲啾啾。紛紛將魚來獻客，穿腮紫藤花無名。生食諸魚不煙火，一大鱸魚持向我。殷勤更欲求香醪，雌者腰身時裊娜。在山知不是人魚，乃是魚人山上居。編茅作屋數千百，海上漁村多不如。」

傳聞「盧亭」至今仍活躍在大嶼山南一帶，並經常被人誤認為白海豚。1993年10月13日，《南華早報》更曾報道香港仔漁民聲稱捕獲「盧亭」，至於孰真孰假，就不得而知了。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暨中國歷史研究所教授 蕭國健博士

設法嚴禁 潮州志潮州人有姓盧者其族天孫何古以商賈為業其族絕其家神宮地像可也世以音鳴居無土音不事州城惟捕魚業其供養不通土人始開嶺東河海在日有之本縣監立一戶國初直河所轄之威衛里珠水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為南商里甲輸糧之外惟快船亦不事他役至而理則少慶中近午亦漸知書或陸陸附得與凡同編亦有取科第者夫故晉門多為勢家所奔蓋凡亦行利益各有步得東莞牛街新舍全里門王守領侯晉奉和一大九小為一甲官軍王守九小併為一號 魚鮮不受非我官軍且之則有為善王事此文連日清意土家所占皆遠出在官道明里西有刀者能領地日必于換冠可占矣

盧亭亦曰盧餘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林藤橘為業男女皆椎髻于頂婦女許人及嫁始始皆帶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林藤橘為業男女皆椎髻于頂其於蒼而賴于魚者七月山黃故有盧亭魚人入唐其下之音以選尾

▲明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關於盧亭的記述。

畢恭畢敬

解釋：
形容態度十分恭敬，也可以形容十分端莊有禮。

出處：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詩經·小雅·小弁》

典故：
大家對於周幽王最熟悉的故事，莫過於「烽火戲諸侯」。

在周幽王即位三年後，褒國獻上美女褒姒。周幽王甚是喜愛這位美女，只要是褒姒想要的，周幽王都會給予。只可惜褒姒生性冷艷，並不愛笑。周幽王為博美人一笑，請教各大臣的意見。其中虢國石父獻出「烽火戲諸侯」一計，周幽王覺得可以一試。於是在他帶褒姒到行宮遊玩時，傳令士兵點燃烽煙。各地諸侯見到烽煙，以為有外敵侵擾京城，紛紛率領兵馬趕來相救。殊不知他們到了京城時，卻發現周幽王在城牆上喝酒取樂。在一旁的褒姒看

見諸侯的兵馬，來來往往甚是有趣，不禁笑了出來。

為使褒姒一笑，不惜令諸侯們奔波一趟，這已經甚為荒唐。但周幽王對褒姒的喜愛遠不止於此，褒姒為周幽王產下兒子，名叫伯服。於是周幽王就廢掉皇后申氏，改立褒姒為王后。同時又廢掉申后生的太子宜臼，改立伯服為太子。

宜臼被廢黜後，暫住在外祖父申侯的家裏。見到父親的行為，使他對國家的前途甚為擔憂，同時感懷自己的遭

遇，故此他就寫了一首名為《小弁》的詩。

詩的第三節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意思就是看到屋邊父母種下的桑樹和梓樹，尚要恭恭敬敬。世間哪個人對父母沒有依戀呢？但是現在父親卻離我而去，我之後應當如何做啊？其中的「必恭敬止」就是演變後來的「必恭必敬」，或作「畢恭畢敬」。

捍衛東沙群島始於晚清？

捍衛領土完整是國家主權的彰顯，不過受限於政治需求與經濟價值等因素，清王朝早期對於海疆的重視程度並不高，加上測繪技術與航海技術較為落後，歷史上的官方文件往往與本國民眾實際了解，以及對海島資源的利用存在時間差。在1840年遭受西方列強衝擊以前，中國所秉持的是一種天朝主義式的外交觀念，其擁有一套對外關係的思想體系，以及一系列制度化的外交準則。但是伴隨着列強的衝擊，一套十六世紀之後誕生，以國家主權、國際法和均勢為特徵的歐洲近代國際體系才被帶入東亞，而清王朝亦被迫緩慢的摸索與適應這一套全新的國際外交觀念。清政府申明南海沿海島嶼主權，以及動用軍隊維護，更是到王朝末年才逐漸開展。因此，中國漁民雖然在較早之前已利用沿岸島嶼資源，但是往往得不到政府應有的保護，他們的財產更可能被外國勢力所侵犯。

東沙島作為我國在南海的領土，歷來有廣東、福建漁民在這裏捕魚、趕海，島上更有漁民搭建的倉儲設施及神廟。在二十世紀初，日本商人西澤吉次登陸該島，發現島上有豐富的磷質礦砂可轉售圖利，於是拆毀了漁民興建的神廟及倉庫，並移除島上遇難漁民的墳墓，將屍骨焚燒後扔入大海。在徹底銷毀了中國漁民的生活痕跡後，西澤吉次將



該島更名為「西澤島」，並在島上興建了簡易的駐所，準備開採島上鳥糞等自然資源。同年九月，上海《申報》報道了西澤吉次「發現新島嶼」一事，更提供了該島的地理坐標，而這一在中國海域附近「突然出現」的島嶼亦引起了清廷外務部注意。

外務部旋即通電新任的兩廣總督張人駿，要他調查是否有此事。張人駿查閱兩廣地圖及調查《申報》刊登的坐標後，未能找到該島嶼，遂推斷該島嶼可能不在廣東海境內，於是將事情轉交南洋總督端方處理。端方向

日本駐南京領事詢問後，發現《申報》刊登的島嶼坐標有誤。他在獲取正確坐標後查閱了英人寫作的《China Sea Directory》，確認該島嶼在廣東海境內。端方遂通電張人駿，向他分享了這一資訊，並協調海軍軍艦考察東沙島，並前往廣州向張人駿匯報。張人駿收到報告後隨即向外務部報告，在得到允許後隨即與日本在粵領館交涉。而日人以東沙島未出現在中國文獻為藉口，企圖辯護。為了更有力地證明中國對於東沙島的主權，端方頻繁致電張人駿，討論可能載有東沙島相

◀東沙島作為我國在南海的領土，歷來有廣東、福建漁民在這裏捕魚、趕海，島上更有漁民搭建的倉儲設施及神廟。

關記錄的文獻，最終在雍正年間刊刻的《海國見聞錄》找到有關東沙島的記載，並以英人《海道圖說》相輔佐印證，又加以《國朝柔遠記》、《廣東通志》第一百二十八卷等文獻佐證。此外，清廷更兩次派軍艦前往東沙島考察，蒐集日商毀壞中國漁民財產的證據。

在不懈努力下，日方終於承認東沙島為中國的領土。不過由於清廷的積弱，清王朝雖然收回了東沙島，但為免觸怒日本政府，被迫答應出資16萬廣東毫銀收購日商在島上的資產。1909年12月，清廷的黃龍旗在東沙島上冉冉升起，標誌着對當地恢復了主權。在收復東沙島的交涉過程中，一些滿清官僚也開始意識到海洋利權的流失。在清王朝最後幾年，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為首的一批官員，開始參考西方的國際慣例在南海其他島嶼展開測繪和考察，以及在島上刻碑升旗宣示主權。雖然晚清歷史的主旋律充斥着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凌辱的故事，但在那混亂的世道中亦浮現出一批又一批充滿歷史責任感的人，他們以自己微薄力量，一次又一次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全國青聯委員、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執委會副主席 穆家駿
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生 姜霏爽

讀經典·學名句

那些你不知道的歷史